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兒女英雄傳

中華民國廿一年十二月四版

(定價

價

洋裝兩册大洋二元六角
平裝四册大洋二元

元)

外埠酌加郵費

句讀者 汪原放

印行兼者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不許
照樣
翻印

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闌異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聲

這回書且按下金玉姊妹在家怎的個準備接場。覓回來再整安公子進過二場，到了三場，節屆中秋，便有家裏送來的月餅菓品之類，預備他帶進場去過節；又有安老爺另給程師爺張親家老爺送的酒，備的菜。

這些瑣事都不消細講。却講場裏辦到第三場，場規也就漸漸的鬆下來。那時功令尙寬，還有中秋這夜開了號門放士子出號賞月之例。

那夜安公子早已完卷，那班合他有些世誼的，如梅問羹托誠村這幾個人也都已寫作妥當，準備第二日趕頭排出場；又有莫聲齋先生的世兄同着兩個人：一個是管曰粉的同鄉，姓鮑，名同聲，字應珂，合莫世兄是表兄弟；一個是旗人，名惠來，號遠山，也是莫聲齋手裏中的秀才。因莫世兄談起安公子的品學丰采，兩個人想要會會他。莫世兄便順道拉了梅公子托二爺一同找到公子號裏來。

那時號裏士子大半出去遊玩去了，號裏極其清淨。這班少年英俊，彼此一見，自然意氣相投。當下幾個人坐下，各道傾慕，便大家高談闊論起來。先是彼此背誦了會子頭場文章，這個推許那個一番，那個又向這個謙遜兩句。

梅公子道：『你衆位此時且不必互相推許謙讓，等出了場，我指引你們一個地方去領領教，那就真知道是誰中誰不中了。』那個鮑應珂道：『吾兄講的莫不是琉璃廠觀音閣新來的那個風鑑先生？』梅公子道：『倒不曉得這個人；況且這科甲一路的科名，可是那些江湖相面的相得出來的？』莫世兄道：『我曉得了，你府上設

的呂祖壇最靈驗的，一定是扶了乩。」他又道：「我家設的那座壇，不談休咎。這個所在只怕比純陽祖師說的還有把握些。」

安公子道：「莫信他搗鬼！這個兄弟品學心地，件件交得，只有他頑皮起來，十句話只好信他三句。」梅公子道：「不信由你。等出場後，我幾個人訂個日子同去，你却莫要耐不住，差個人來窺探。」

莫鮑惠三個人早已在那裏問他：「可好攜帶我們同去？」他道：「都是功名中有分的，這又何妨？」托二爺說：「既那樣，偕們十六出場，十七就去。」他道：「你就熱到如此！一出場誰不要歇歇乏，拜拜客？怎麼來得及？」

安公子也被他說的躍躍欲動，便說：「既如此，你訂日子罷。」他低着頭掐指尋紋算了半日，口裏還喃喃的念道：「這日不妥，那日欠佳。」忽然擡頭向大家道：「這樣罷。這個日子，我們竟定在出榜這天罷。」

大家聽了，不禁大笑。安公子道：「我說他是夢話不是？」梅公子道：「我說

的不是夢話，你們說的纔是夢話呢！科甲這一途，除了不會作文章合雖會作文章而不成文章的不算外，餘者都中得。只這樁事，單靠文章，未必中用，是要仗福命德行來扶持文章的。何況三項都有了，還要分個運會機緣的遲早。難道不等出榜，你們此時大家互相推許謙遜一陣，就算得中了不成？」

莫世兄道：「這話倒是幾句名言。只看今年頭場便有許多鬧亂子的；除那個自盡的合那親兄弟兩個一齊發了瘋的，直算個顯應了。此外還有一個人，說來最是怕人，並且這人我還曉得他要算八股裏的一個作家。他頭場好端端詩文都錄了正，補了草了，忽然自己在卷面上畫了顆人頭。那人頭的筆畫一層層直透過卷背去，可不大奇！」

托二爺也道：「便是那紫榜高懸，貼出去的人也不少。那張紫榜，我倒看見了，有的註詩文後自書陰事的；有的註卷面繪畫婦人雙足的；就連僧們那日看見的那個細僧額也貼出去了。」

安公子道：『那樣鬧法，焉得不貼！他名下是怎樣註的？』托二爺道：『那一行看不清楚，想是他自己抹了去了。』梅公子道：『此公我早已曉得他一定要貼出去的。他也在官號，我合他同號，見他一進去就要拆那屎號的後牆，號軍好容易攔住他；緊接着就叫號軍打槳子，自己帶着鋸把號板鋸了一塊，可着那號門，安了半截子影戲牕戶似的，糊上紙，鑽在裏頭，一個人喊了會子「辦他得」。』

莫世兄便問道：『甚的叫作「辦他得」？』那個鮑應珂道：『他們在那裏繙清話，咕嚕咕嚕，我們不懂。』托二爺到底少年盛氣，便告訴他道：『這是壇廟大祀贊禮的，贊那「執事者各司其事」一開口的前三個字，祭文廟也用得着。吾兄將來高發了，陞到祭酒司業，都要懂的。』梅公子又道：『否則等點了清書翰林，也就得懂了。』

安公子覺得都是一時無心閒談，大可不必如此，便合梅公子道：『你快說那位罷。只這樣鬧，你怎的便知他一定貼出去呢？』梅公子道：『到了第二日，我正場

卷子纔寫得個前八行，他從面前過去，望了一眼，便道：「你的文章怎麼也從這邊兒寫起呀？」我到吃了一驚，忙問道：「依足下要從那邊寫呢？」他道：「你瞧我的就知道了。」說着，把他的卷子取了來。我一看，三道文題合詩題都接連着寫在補草的地方，却把文章從卷子後尾的一行行往前倒寫。我只說得個「只怕不是這樣寫法罷」。他說不錯的，他們太爺考繙釋的時候就是這麼練的。我可再不敢往下說了。」

安公子托二爺兩個聽了，也不禁要笑。安公子便說道：「那位細公是苦於不解事，不虛心，以致違式犯貼，也罷了；我只不懂這班人既是問心不過，不來此地自然也還有路可走，何苦定要拏性命來嘗試？逃得性命的還要自己把曖昧親供出來，萬目指摘，這是爲甚麼？」梅公子道：「這又是默話了。他果然有個問心不過，也不作這些事了。作了這些事，弄到如此，大概也依然還不知甚麼叫作問心不過。」

莫世兄道：「吾兄這幾句說話真是一鞭一條痕的幾句好文章！」

安公子道：「且莫管他，我是在家裏悶了大半年了，這一出場，大家必得聚聚纔好。」大家連道：「有理。」

纔商量怎的個聚法，只聽至公堂月台上早喊了一聲「下場的老爺們歸號！快收卷了！」大家便告辭歸號。這號裏的人也紛紛回來。

却說此日安公子交了卷出場，早有人接着，回到住宅歇了歇，吃過飯，因程師爺要出城望望出場的同鄉，張老又一定要等着同華忠隨緣兒歸着妥了行李纔走，自己便帶了戴勤葉通先回莊園。

却說安太太到了出場這日，從早飯後就盼兒子回家；舅太太張太太也在上房等着；正說：「他頭兩場都出來的早，這場想來也該出來了。」

說話間，只見茶房兒老尤跟前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叫作蘇花兒的——從外頭跑進

來向華嬖嬖道：『華奶奶，大爺回來了！』

一時，果聽得公子到家。安太太便合兩個媳婦道：『你們倆出院子接接去。這是個大禮兒。』兩個連忙往外走。恰好花鈴兒柳條兒兩個都不在跟前。長姐兒便趕上道：『奶奶別忙；大高的臺階子，等奴才招呼着點兒罷。』說着，便跟了金玉姊妹迎到當院裏。公子已進了二門。他兩個今日却得了話了，迎着夫婿，問了三個字，說：『回來了？』

公子慙着見父母，也不及回答，只略一招呼，便忙着上臺階兒。這一忙，把長姐兒的一個安也給耽擱了。他進了屋子，見過父母，又見了舅母岳母。

安太太雖合兒子不過十日之別，便像有許多話要說，此時自然得讓老爺開談。便聽老爺說道：『回來了？三場居然平穩，很好。』

公子只有答應。老爺又道：『你的頭場稿子我看過了，倒難爲你。二場便宜了你，本是習禮記專經的，五個題目都還容易作。』因問：『三場呢？』公子連忙

懷裏掏出稿子來送過去。老爺看着稿子。

這個當兒，太太舅太太張太太纔問長問短。太太幾乎要把兒子這幾天的吃喝拉撒睡都問到了。公子一一答應，又笑道：『都好將就，就只水喝不得，沒地方見大穢。』太太道：『那可怎麼好呢？』親家太太又問：『難道連個糞缸也沒有？』公子道：『倒不是沒有。第一場到了第三天就難了。再到了第三場的第三天，連那號筒子的前半路都有了味兒了，沒法兒，我瞥到出了場纔走動的。』

太太嘖嘖了兩聲，皺着眉道：『你聽聽！敢則這麼苦呢！』安老爺便道：『然則帶兵呢？成日裏臥不安枕，食不甘味，又將如何？』舅太太說：『不是姑老爺一說話，我就要班文兒；難道出兵就忙的連個毛廁也顧不得上嗎？』

老爺只說：『一個人不讀書再合他講不清的。』因又問公子看見幾篇文章。公子一一答應了。老爺點點頭道：『你的頭場文章，幾個相好的也必要看的；閒一閒抄出來，那文章却還見得人。』

太太是聽了兒子個在場裏摸不着好水喝，便問丫頭們：『怎麼也不會給你大爺倒盃茶兒來呀？』說着，便叫『長姐兒』。

烈公，你看這位老孺人可謂『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那知有這位慣疼兒子的慈母，就有那個善體主人的丫鬢！

太太纔叫了聲『長姐兒』，早聽得長姐兒在外間答應了聲『噓』，說：『奴才倒了來了。』便見他一雙手高高兒的舉了一碗熬得透滾得到不冷不熱溫涼適中可口兒的普洱茶來。只這碗茶，他怎的會知道他可口兒？其理却不可解。只見他舉進門來，又用小手巾兒抹了抹碗邊兒，走到大爺跟前，用雙手端着茶盤翅兒，倒把兩胳膊往兩旁一擡，纔遞過去。原不過爲得是防主人一時伸手一接，有個不留神，手碰了手。這大約也是安太太平日排出來的規矩。大爺接過茶去，他又退了兩步，這纔找補着請了方纔沒得請的那個安。大爺是『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遠遠兒的合着腰兒，虛伸了一伸手，說：『起來，起來。』這纔回過頭去，

喝了那碗茶。那長姐兒一旁等接過茶碗來，纔退出去。

這段神情兒，想來還是那時候的世家子弟家生女兒的排場；今則不然！今則不然！又是怎的個情形呢？不消提起，言歸正傳。

却說安公子此時纔得騰出嘴來把程師爺並他丈人不同來的原故回明；又問了問父親近日的起居，周旋了一陣舅母岳母。安老爺道：『你也鬧了這幾天了，歇歇兒去罷。』

公子又說了幾句閒話，纔退出來。金玉姊妹兩個正在那裏給婆婆舅母裝煙。那位親家太太是慣下來了，總是自己揉一袋煙，丫頭擎過香盤子去點。安太太接過煙去，說：『你們也跟了去罷。』他姊妹一時還有些不好意思，只笑着答應。太太道：『這有甚麼臉上下不來的？我告訴你們，作了個婦道，夫婦之間，這個大禮兒斷錯不得；錯了，人家倒要笑話。』二人纔答應去了。及至到了自己屋裏，小夫妻

三個，自然也有一些儀節情致。不待煩瑣。

不一時，張親家老爺也回來。安老夫妻迎着他道過乏。他坐談了一刻，便過女兒房中去。安老爺因他也須到家歇息歇息，便說：『過日再備酌奉請。』隨又帶了公子親自過去道乏。張太太也『殺雞爲黍』的給他那位老爺備了頓飯。這日裏邊正是舅太太給外甥接場。他闔家就借此補慶中秋。接着連日人來人往，安公子也出去拜了兩天客。

那時離出榜還有半月光景。這半月之中，凡是下場的，最好過也最不好過。好過的是磨盾三年，算完了一樁大事，且得消閒幾日。不好過的是出得場來，看看誰臉上都像個中的，只疑心自己不像；回來再把自己的詩文摹擬摹擬，却也不作孫山外想；及至看了人家的，便覺自己場作不及他人出色；方寸中是頃刻樓臺，頃刻灰燼，轉消閒得不耐煩。

安公子更是個要好的人，何況他心裏還比人多着好幾層心事！覺得望着那榜放

個日子更有個挨一刻似一夏的光景。只這等挨來挨去，風雨催人，也就重陽節近。

話分兩頭。書中按下這邊，覓回來再整貢院裏衡鑑堂那三位主考。却說他三位自八月初六日在午門聽宣見，欽點入闈，便一面吩咐家中照例封門迴避，自己立刻從午門進了貢院。那些十八房同考官以至內簾各官，也隨着進去關防起來。緊接着便有順天府尹捧到欽命題目。

三位主考拆了封，十八位房官一齊上堂打躬參見，就請示主考的意旨：這科要中那一路的文章，以憑遵奉去取。那位大主考方老先生便先開口說道：『方今朝廷正在整飭文風，自然要向清真雅正一路拔取真才。若止靠着才氣，撫些陳言，便不好濫竽充數了。』那位方公也附會道：『此論是極。近科的文章本也華靡過甚，我們既奉命來此，若不趁此着實的洗伐一番，伊於胡底？諸公把這話奉爲準繩罷。』

那位旗員主考也隨着人云亦云。衆房考都曉得二方的文章向來是專講枯淡艱澀一路的，所以發此議論。但是文章是件有定評的公器，所謂『羽檄飛書用枚舉，高文典冊用相如』，怎好擎着天下的才情就自己的範圍？大家心裏都竊以爲不然，却又一時不好空口爭得。只得應着下來，依然打算各就所長，憑文取士。

不想內中有個第十二房的同考官，這人姓婁，名養正，號蒙齋，是個陝西拔貢出身，游升刑部主事，乃偽周天冊萬歲武則天時候宰相婁師德之後。他從年輕時候得了選拔，便想到他祖上『唾面自乾』的那番見識，究竟欠些衰氣；因此，一登仕途便有意『居鄉介介，在朝侃侃』。久而久之，弄成一個執性矯情的謬品，老着那副『笑比河清』的面孔，三句話不合，便反插了兩隻眼睛叫將起來。因此，等閒人輕易不去傍他。他却又正是專摹二方的文章發的科甲，因此聽了那二位方老先生的議論，大是佩服；便高談闊論的着實贊襄了一番。衆人也不去搬駁他，各各默然而退。

只這一番，別一個不知怎樣，安公子的功名已是早被安老爺料着，果的有些掣不穩了。那知天下事，陽差之中，更有陰錯，偏偏的公子的那本硃卷進到內籬第十七房，是處不曾分着，恰恰分到這位婁公手裏。

那日，正逢他晚餐已過，酒醉飯飽，有些醺然，跟班也去自取方便。他點上盞燈，煖了茶壺，一個人靜靜的把那些卷子批閱起來。請問，他那等一個寧刻勿寬的人，閱起文來，豈有不寧遺勿濫的理？當下連閱了幾本，都覺少所許可，點了幾個藍點，丟過一邊。隨又取過一本來，看了看『成字六號』，却是本旗卷。見那三篇文章作得堂皇富麗，真個是『玉磬聲聲響，金鈴個個圓』。雖是不合他的路數，可奈文有定評。他看了也知道愛不釋手，不會加得圈點，便粘了個批語。纔想印上薦條，加上圈子，薦上堂去，忽然轉念一想道：『不可；一則大主考既是那等交代在先，況且這卷子又是本旗卷，知他是個甚等巨族大家的子弟。儼然薦上去，他二位老先生倒認作我有意要收這個闈門生，我的清操何在？』便把批語條子揭下來，就

燈上燒了，在卷子上隨意點了幾個藍點子，也丟在一邊；又另取了一本，放在面前
閱看。

正在看着，只聽得廳外一陣風兒，掃得牕櫺紙簌落落的響，吹得那盞燈青燄燄
的光搖不定。他不覺一陣寒噤，連打了兩個呵欠，一時困倦起來，支不住，便伏在
手下那本卷子上待睡。

纔合上眼，恍惚間忽見簾櫳動處，進來了一位清癯老者。那老者生得童顏鶴
髮，仙骨珊珊，手中拖了根過頭拐杖，進門先向他深深的打了一躬。他夢中見那人
來的詫異，禮也不還，便問道：『汝何人也？無故到我這關防重地來何幹？』只見
那老者藹然和氣的答道：『正是。予何人也。』因把那枝拐杖指定方纔他丟開的那
本卷子說道：『此來特爲着這本成字六號的卷子，報知足下，此人當中。』

他一聽這話，覺得是說人情來了，便一臉秋氣說道：『怎的我問你是何人，你
也自道你是何人？况我奉命在此衡文，並非在此衡人。便是此人當中，文衡誰掌？